

宜醉宜遊·管山管水

有人說：每個人的一生，最少要有三次出國的機會：少年時候，出國留學；中年時候，出國打天下；退休後出國旅遊。我有幸趕上了最後一列飛機，第一個目標，選擇了歐洲，逗留在英國。

第一次出遠門，總是會教人感到新鮮而且興奮。

七月十日下午，我隨著一大堆送行的人，來到桃園中正機場。劃票、檢查行李，是必經的過程，然後背上旅行袋，轉過身來，瀟灑的向送我的人揮揮手，就大步地走向出口處，然後，登上華航班機，順序找到了自己的座位。五時三十分，飛機逐漸升起，才一會兒工夫，已離地面一萬三千多公尺了。

美麗的空服小姐，殷勤的送來了晚餐，有牛排、咖啡、水果。我只飲了咖啡，其餘的食物，依然留在餐盤裡，一點都沒有動。

六時三十分，斜陽西落，那抹餘暉，依舊將機翼下的片片雲絮，照耀得五彩繽紛。我才驚覺到，這世界原本竟是如此般的美麗。

白雲朵朵，藍天如帳，飛機在高空翱翔，自由自在，無礙無阻。心裡直興起一份極其的悠閒與舒適。已經不記得有多久不曾有過這樣的興致了，是十年？二十年？或者更長久些？我快樂得只想唱一首歌：

我是一片雲，天空是我的家，……。

不知不覺飛機已在香港啓德機場降落，飛行時間是一個小時又三十分鐘，手腕上的時間，正好指正七點。

轉機處，已經排了幾條長龍，正值暑假期間，旅遊的人自是很多，更何況，台灣是個歐洲熱。我排在人龍的後面，足足站夠了兩個小時，旅行袋在肩上的壓力，感到愈來愈沉重，頭腦昏沉沉，腳酸手軟，好不容易才輪到我，劃好機票的時候，已是九點了。還來不及到免稅商店去覽視一下，及向在香港的親友通個電話，就匆匆登上金獅八三一班機。九時四十分，飛機準時滑出航道，隨即升起。

我的鄰座，正坐著一位不知國籍的西方人士，他熱心的爲我放好手提袋和轉亮座位上的燈，遺憾的是，我始終提不起勇氣和他說些什麼，或者是限於自己的英文太差。

十二時整，美麗大方金髮碧眼的空服小姐，爲我送來餐點；有熏肉、蔬菜、蛋捲、麵包、餅乾、咖啡、甜酒、水果，種類繁多，非常豐盛，奇怪的是，我的胃始終不肯接納些什麼，了無食慾。

翌日凌晨四點半，飛機在杜拜降落，是時當地的氣溫是三十度C，比台灣的熱度還低了些。再起飛的時候，是台北時間六點三十分，機上所有的空服人員全都換了新面孔，只是金髮碧眼，美麗大方依舊。

飛機一直在高空向西航行，我記得很清楚，太陽昨晚當我一到香港的時候就滑落

了水平面，好不容易挨到了第二天中午十一點半，遠天才漸漸冒出一線曙光。我不由得歡呼：啊！好燦爛的朝陽，如七海蛟龍，光華萬道；好壯觀的雲海，如百駿奔騰，一躍千里；好浩瀚的蒼穹，莊嚴肅穆，覆育萬物，無休無止。

在熬過十六個小時好漫長的一個黑夜之後，坐在同一個位置上，照理說是已經非常的疲倦。但相反的，這時刻，我感到的是興奮、是喜悅，同時也似乎嗅到了歐洲綠野的氣息，倫敦也該是近了。

台北時間十一日下午兩點，飛機降落在英國吉提威克（Getwick）機場，我將手腕上的錶針退後了七個小時，太陽升起還不久，是倫敦的清晨七點。

英國？倫敦？第一眼給予我的感覺，竟然是有些失望，機場、車站，兩個字就形容得了：髒亂。

走在倫敦的街頭上，紙張煙蒂遍地，就好像是打翻了一個特大號的紙屑簍，一陣風吹過來，紙張隨處片片飛起，這是倫敦嗎？我懷疑自己誤入了另一個國度的另一個都市。

用午餐的時候，我親眼看見鄰座的那位年輕女士，用手在餐盤上拿起麵包，每吃完一口之後，都會將手放在嘴邊，然後把幾個手指頭輪流的舔個遍，（小拇指除外）而吃得津津有味，我有點抱歉，可能從沒有人這樣形容過英國。

英國的特色，就是胖子太多，胖的女人更多，那種橫豎不分的「一等」身材，相

形之下，還真對自己頓時有了嬌小玲瓏的感覺，而沾沾自喜。

英國人的穿著尤其樸素，一件襯衫、一條圓裙、一雙便鞋，居家用，無不適宜。我納悶，我們常在電影上看到的，那些穿著入時，牽著心愛狗兒散步的夫人小姐，和西裝革履拿著手杖的紳士先生們，怎麼壓根兒不曾被我遇到過。

為看不到鐵門、鐵窗、鐵閘，叫好

里茲(Leds)，在英國的中部，英格蘭的北部，是英國五大都市之一，人口約五十萬，面積相當於一個嘉義市。

我到里茲的那一天，正好是星期日，各行各業照例全面休假，包括報童不送報，牛奶童子不送牛奶，郵差不送信，各公司行號、餐飲業、菜果市場，一律停止營業。路上行人寥寥。

里茲的商業中心，有寬闊的石板路，行人專用，車輛不得行駛。在車輛行駛的大道上，兩旁仍設有一公尺以上的行人石板道。

里茲，其實整個英國都一樣，看不到鐵門、鐵窗、鐵閘，一式的建築，尖形的屋頂，紅色的磚牆，歷久不變而保存了英國歷史原有的建築風貌。

在每個星期天不營業的日子裡，各商店的落地窗櫥，仍舊整齊地陳列著各樣各式的商品，任人參觀。